



蓮池大師的禪淨思想

(四) 當初宋門中，雖有言學古，效羣羊不五之風。大禪五「念。頓無礙；辨礙。頓無礙矣。以直念微礙。可乎？」

更許靈具念。頓外礙辨。此語出。與吳宗其語案之意。……古直

「世音」同案。一因甚並辨」之談。與表靈念對。……以對靈眼而已。

晉公案。跋靈辨。皆資此出。一「禪究聚散」。又曰：「禪究辨對」。非羣羊？自於尊宿道人

蓮池大師（一五三五—一六一五）名株宏，字佛慧，俗姓沈。他與同代的真可（紫柏）、德清（憨山）、和智旭（藕益）都是禪教兼通，棲心淨土，不拘一格的佛學大師，被稱為「明代佛教四大家」。

蓮池大師在明嘉靖四十五年（一五六六年）三十二歲時出家，受具足戒後，就「單瓢只杖游諸方，遍參知識。明穆宗隆慶五年（一五七一年）到杭州五雲山結茅而居，題名「雲棲」。據說，北宋乾德年間，吳越錢氏曾為僧志逢於此地創雲棲寺，久已廢圮。蓮池大師去時僅有茅庵數間，後漸成蘭若，終為名刹。他在「重修雲棲禪院記」中寫道：

「大都主以淨土，而冬專坐禪，餘兼講誦。日有程，月有稽，歲有表，凜凜乎使無賴者不得參乎其間。……生平尚真實而賤浮誇，甘窮藥而羞名利。」

「太司馬宋公應昌，太宰陸公光祖，宮諭張公元忭，……並一時諸縉紳先生，次第及問道者以百計。……天下名公、巨卿、

示。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「不與燈台」，「悉眾出」，「豈最中執持的重要關

予於雲棲之文見矣。」

智旭也在「靈峯宗論」中稱讚：「雲棲宏大師，極力主張淨土，贊戒、贊教、贊禪，痛斥口頭三昧，乃「真救世菩薩」。」

當時禪風雖盛，但爲一般玩弄機鋒的時式禪僧所誤，宗門裏出現窳敗情況。蓮池大師力挽狂流，提出了一系列正知灼見的見解。大致有這樣幾點：

(一) 認爲「有念」並不礙於參禪。他在「遺稿答問」中說：

「一念不生，是禪非參。起念下疑，乃名曰參。「楞嚴」云：「又以此心，反復研究」等是也。念時，參時俱屬有念，也不相悖。」

(二) 提出把禪宗的「參究」，和經裏的「研究」等同起來，在「竹窗二筆——參禪」中，他寫道：

「僧有恒言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，不疑不悟。疑之言參也。然參禪二字，起於何時？或曰：經未有之也。予曰有之。「楞嚴」云：「當在此中，精研妙明。」又曰：「內外研究」。又曰：「研究深遠」。又曰：「研究精極」。非參乎？自後尊宿教人看公案、起疑情，皆從此生也。」

(三) 正面地解釋參疑，提出參就是疑，疑就是參。呵斥那種「誤念爲參」的淺陋作法。他在「正訛集——疑情」中指出：

「參疑二字，不必分解；疑則參之別名，總是體究、追審之意。但看「念佛是誰？」以悟爲則而已。」

「世有念「一歸何處」、「因甚道無」之類，或連聲急提，或拖聲長念，喚作疑情。此訛也。疑是參究體察之意。……若直念，則無疑；無疑，則無悟矣。以直念爲疑，可乎？」

(四) 當時宗門中還流行學舌、效顰等不正之風，大師在「

竹窗二筆——宗門語不可亂擬」中也加以破斥：

「今人性未妙悟，而資性聰利，辭辯捷語者，窺看諸「語錄」中問答機緣，便能模倣，只貴顛倒異常，可喜可愕，以眩俗目。如「當午三更」、「夜半日出」、「山頭起波」、「海底生塵」，種種無義味語，信口亂發。諸無識者，莫能校勘，同聲贊揚。彼人久假不歸，亦謂真得。甚至「一棒打殺與狗子吃」；「這裏有祖師麼？喚來與我洗脚！」此等處，亦復無忌禪，往往效顰。吁！妄談般若，罪在不原！可畏哉！」

(五) 對「變參禪爲講禪」，忘失「西來」原意的弊端。大師也予否定。他在「竹窗三筆——講宗」中指出：

「宗門之壞，講宗者壞之也。或問：講以明宗，曷言乎壞之也？予曰：經、律、論有義路，不講則不明；宗門無義路，講之則反晦，將使其參而得之耳。故曰：「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爲君通。」又曰：「我若與汝說破，汝向後罵我在。」今講者，翻成套子話矣。西來意不明，正坐此耳。」

此外，蓮池大師與狂禪者流不同，自己歸心淨土，却同時也兼重禪教。在「竹窗隨筆——經教」中，他寫道：

「有自負參禪者，輒云達摩不立文字，見性則休。有自負念佛者，輒云止貴直下有人，何必經典。此二輩人，有真得而作是語者，且不必論；亦有實無所得而漫言之者，大都不通教理而護惜其短者也。予一生崇尚念佛，然勤懇懇勸人看教，何以故？念佛之說，何自來乎？非金口所宣，明載簡冊，今日衆生何由而知十萬億刹之外有阿彌陀佛也。其參禪者，藉口教外別傳，不知離教而參，是邪因也；離教而悟，是邪解也。饒汝參而得悟，必須依教印證，不與教合悉邪也。……學佛者必須以三藏十二部爲楷模。」

可見包括禪僧、念佛的淨業學人在內的學佛者都必須「以三藏十二部爲楷模」，通曉教理，達到理明信深。否則即使「參而得悟」，也「不與教合」，「悉邪也」，這是切中時弊的重要開示。

蓮池大師雖然行在淨土，但他也融會性、相，並論心、性。在「竹窗三筆——性相」中，他寫道：

「相傳佛滅後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，至分河飲水。其爭如是。孰是而孰非歟？曰：但執之，則皆非；不執，則皆是。性者何？相之性也；相者何？性之相也。非判然二也。譬之一身然，身為主，而有耳目口鼻，臟腑百骸，皆身也。是身者，耳目等之身；耳目等者，身之耳目也。譬之一室然，室為主，而有椽棟椽枯、垣壁戶牖等，皆室也。是室者，椽棟之室；椽棟等者，是室之椽棟等也。夫豈判然爲二哉。不惟不當爭，而亦無可爭也。……是故偏言性不可，而偏言相尤不可。偏言性者，急本而緩末，猶爲不可中之可，務枝葉而失根原，不可中之不可者也。」

自延壽以來，即有融宗教、會性相之風。蓮池大師在禪教兼重，歸心淨土的同時，也繼承了這一傳統。不過他認爲偏言性「猶爲不可中之可」，仍是更看重性。

蓮池大師的淨土思想，貫穿在他所著的「彌陀疏鈔」中。疏鈔與幽溪大師的「圓中鈔」，藕益大師的「彌陀要解」同被列爲淨土宗的重要著述。印光大師贊揚說：「彌陀一經，得此三疏，法無不備，機無不收。」限於篇幅，擬另撰文予以介紹。

蓮池大師在「竹窗三筆序」中說：

「古有『容齋隨筆』，予效之竹窗之下。時有所感，筆焉；時有所見，筆焉。從初至再，成二帙焉。茲度八旬，頗知七十九年之非。而自覺其心之未悄然也。……所感、所見，積之歲月，忽復成帙。雖東語西語，賓叩主酬，種種不一，要歸於整飭行門，平治心地而已。」

蓮池大師的一生，是「整飭行門，平治心地」的一生，他對佛教事業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，將永載史冊。他倡導的「禪教兼重，行在淨土」，不僅在當時針砭時弊，抑邪顯正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而且對今日「末法之弊」，也仍有現實指導意義。我們要沿着他走過的道路，遵循他指引的方向，向着康莊的菩提大道，勇猛前進！

（上接第44頁「虛雲和尚」）

太后問李鴻章：「李中堂你的意思呢？」

李鴻章奏道：「臣亦贊同恭王之見。最好循外交途徑向法國交涉。非到不得已，不可輕啓戰釁，我朝經濟衰弱，國力未復，新軍未練成，舊軍落後，武器陳舊，不足以抗法軍，而且，戰端一啓，日俄將擷窺我之後方，我若戰勝則可，我若敗於法國，今後將更暴露我之衰弱，若敗於法國，又勢須賠款割地，使我國力更軟，日俄英德均乘機入侵我本土矣，唯願聖母皇太后后宸斷。」

太后厲聲曰：「你們言之雖然有理，但你們一貫作風軟弱退縮，適足助長了洋人侵畧之野心，洋人都是這樣的，你退一步，他就進一步，你越退讓，他越進逼；你們說倚靠外交來交涉，外交人才最好莫過於曾紀澤，曾紀澤交涉得回伊犁條約，却也未必就交涉得法國退出越南，情形不同，俄國有內亂，不得不讓步，法國如今無內亂，又取了墨西哥非洲許多屬地，野心勃勃，看準了我們中國人怕死軟弱，就非搶在列強前面先佔取中國土地不可，你們就派神仙去交涉都無用，依我說，這一仗，是非打不可的，不能讓這歐洲病夫輕易就奪取了我中國的屬地，否則，此例一開，什麼洋人阿貓阿狗威脅奪取土地了，你們說怕日俄，又說怕戰敗了更貽日俄入侵之機，依我看，不戰而拱手讓越南給法國，更怕更惹得日俄加速來侵畧。你們各位滿漢大臣，不妨想一想我的話！」

衆大臣議論紛紛，意見不一。

太后厲聲喝道：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你們還在猶疑不決，你們一向優柔寡斷軟弱畏縮，但知做官保身家，弄得國家如此不可收拾，到今天還是這樣嗎？」

衆大臣俱噤然不敢作聲，唯有跪伏墀下。

太后又厲聲喝道：「我主意已決定！一方面令曾紀澤向法國交涉，一方面派大軍入越南，這場大戰，是我中國生死關頭，躲得了今朝，逃不了明日，只有趁早打走了法國人，才可免後患，重新佈置實力應付日本俄國。」

（未完）